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作家专卷

一合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一合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黑 脸	(1)
隐 匿 与 搜 查	(197)
未 婚 妻	(287)

黑 脸

上

词典曰：黑脸，即黑头，起初专指扮演包公的角色……姜瑞峰曰：违法违纪和腐败分子是老虎的脸、耗子的眼、泥鳅的脾气、兔子的胆；我们纪检干部是包公的脸、猎人的眼、海瑞的脾气、狮子的胆。

——题记

一、跪

一个人在把自己折迭成 L 形的时候“扑通”一声。

姜瑞峰先听到声音，后看到形状。

L 形顶着一张树皮脸，满面污黑，衣冠不整。嘴在不停地开合，声音宏亮。

L 形被抻直了，但声音不停。

声音变成了电影胶片，在姜书记眼前拉，全是精彩镜头：

炕角子上有一团棉被在颤抖。警察上前把棉被一抻，露出一瘦弱女人，使劲蜷缩着，但已不能再小，况

一合卷

且炕上没有缝，钻不进去。两只裸露的腿频率很高地震颤。警察伸手拽。一个干瘦老妇女搂住了她的胸，一个发育不甚丰满的小女子抱住了她的腰，一个男孩抱左腿，一个女孩抱右腿。警察拽不动。也不是真拽不动，一男四女的哭喊交响乐厉害，再加上匆忙披挂不甚牢固的内衣。

那时他在炕下，窜窜达达，吹胡子瞪眼，嗷嗷叫。

但拽人的警力还是增加了。

他就往外闯，想求助躺在柴草堆上的一把斧。两个警察象两扇门一样把他关住了。他就当机立断，“扑通”一个 L 形，又一倾，升级为 Z，“咚！咚！咚！”用头捶击大地。局长！局长！你们这是干啥啊！副局长说这是执行公务。

三个警察费了好大劲才把五个互相缠绕的人撕开，瘦弱女人便身体悬空，脚不沾地地出了房门。此时她已非常镇静，既不抖，也不颤，微闭双眼，目空一切，任凭几只手在她身上发力，使她飘起。

她昏过去了。

刚被撕扯开的老老小小没有了这种待遇，跟在后面，跌跌撞撞，连滚带爬，披头散发，吱哇喊叫。

老妇呼：“娥啊！娥啊！”

小女子叫：“妈啊！妈啊！”

男女小孩喊：“姥姥！姥姥！”

唯有他精神百倍，前窜后跳，发表演说，语言极其恶毒，煽动群众斗干警。

“嘴电影”从早晨一直演到下午。当然他早已不再呈 L 形。

老姜把他待如上宾，斟茶倒水，管吃管住。

李海恩说，自从那天抓人我才学会了跪。

姜书记说，不要跪嘛！到底谁该给谁跪还说不清呢。

姜瑞峰却习惯了这种 L 礼节。有太多的人在他面前做。他想无论多么传统、多么国粹、多么膝盖发软，能这样一屈者也很不容易，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肯把自己降低一半屈下去的。

老姜害怕这种跪。

一个跪，一个冤！

但这又证明老百姓还信得过他这共产党的官，有冤还敢向他诉，还屑于向他诉。

他实在担心老百姓的心死。

越级上访的还少吗？那就是对你地方官死了心了，不相信你了。还有的连越级上访也不访，整个失去信心了。因为反映到中央，领导做了批示，让下边调查清楚，下边立刻就“调查清楚”了，只是“清楚”到反面

一 合 卷

去了，把你的冤给否了。你不冤，你无理取闹，你吃饱了撑的，你有毛病，你上访有瘾，你是上访专业户！

面对跪拜者，他心情复杂。

我不是人民的勤务员吗？我不是公仆吗？公仆却让主人下跪，而且受之泰然？！

还是别唱高调吧！我是什么，你是什么，人民最清楚。

我是什么？

你不要回答。让老百姓说。老百姓说你是个啥，你就是个啥。

有这勇气吗？

为了过好这个关口，姜瑞峰物质上尽量亏着自己，欠着家庭。可是精神上所得极为丰厚，万民称颂他为“包青天”、“当代包公”，匾额锦旗送了一屋子。他不热衷于这个，但这个热衷于他。

有的人热点与他不同：华屋、豪车、金钱、美女。为了这些，不惜贪赃枉法，索贿受贿。几万几万地捞，花不完，用不尽，使用各种方法“坚壁清野”，包括把钱冻在电冰箱的肉块中。这就是幸福。任人指着脊梁骨骂，面不改色心不跳！

物质的世界，商品的经济，不是越穷越光荣的时代喽！富裕，豪华，小康，这是目标，这是方向！谁还待

一合卷

见你穷，或者高抬一点，俭朴，你那是活该，没能耐，装样子，极左！

姜瑞峰是从魏县被赶出来的。秉公执法，为民请命，得罪上层，伤人太多，就从魏县被赶到永年县。

一辆双排座的汽车就把全部家当拉来了！一张瘸腿桌，两副木板床，三个行李卷，外加两口缸，一只盛咸菜，一只盛水，还有一只猫。

妻子下了车傻愣愣地抱着猫坐着。猫是老姜的好朋友。

他惩贫官，它拿耗子。

凡是想干出点事业的人，一般都不顾家，他也是，他就让猫代替他跟老婆作伴。

老婆可怜啊！你看她那没有眼神，没有表情的样子，多让人心疼！多让人难受！那都是坏人给吓的。跟着我她算倒霉了。我处理人，人家不满意，就报复，就要挟，就用她当“人质”。过去她可不是这个样子啊！大眼睛滴溜滴溜乱转，很有神韵，向你一笑俩酒窝，别提多可爱了。

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跟她和猫在一起。

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瘦。没办法，工资不够花，家小都是农业户口。要想够花就得贪占，他不能啊！他就是惩治违法违纪的，自己还能违法违纪？

一 合 卷

多么简单的道理！

有的人就是不懂，拿贪赃枉法不当回事。对于不贪赃枉法的，反而不理解，不相信，说你是装样子。

这样子不装行吗？靠那点工资怎么能“先富起来”？而有的人就是“靠那点工资”自豪地加入了“一部分人”行列，先富起来了！

富得不地道！资本家的财富是自己挣来的，你不是。

我不是极左，我是没辙。国家还没有给我这级的干部开很高的工资。国家倒很想给穷干部多开点工资，国家的心善着呢，不是也没辙吗？

说得好，为了富起来，咱也得采取点手段了，那就是先把贪官污吏惩治惩治。惩腐倡廉，百利而无一害。

他理直气壮，干得那叫欢！所以就落了个被撵出来，就落了一缸咸菜。

心里干净。

此刻姜瑞峰很愤怒。他的直觉告诉他，又是一个冤案。

柴清娥被李想梅抠瞎眼睛，柴清娥是原告，但告来告去，成了被告。

柴清娥被抓进看守所。

这是生活中的魔术。

一合卷

当时谁也没料到柴清娥会被抓，大家都看到了那场“武斗”，清楚得很。

李想梅带领四个儿媳、一个闺女，外加亲家母，共七员女将从东头过来了，一路走一路骂。

柴清娥得到邻居的报信，也怒气冲冲地跨出家门，临走还呵斥了老伴李海恩一句：“你就在家里窝着吧！”

她也是一路走一路骂。

她是顺着胡同往南走。

东边来的人马到了胡同口，就顺着胡同往北走。

互相看到了目标，骂声便更高，手势也更夸张。

把巨大的仇恨灌注在骂词中，互相喷射。这是女性生殖器的大展览，大受难。还要配以动作，身体的，手势的。越来越近了，继续身体的，手势的。“抠她的臭×！”“日你个臭×！”互相一下子一下子抠过来，日过来，谁也不肯示弱。

在相距一臂长的时候，抠的占了便宜，抠到眼睛里去了，湿漉漉的，热呼呼的，很滑，很粘，就把手指一弯，又一带，很漂亮地完成了抠，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失误。正准备抠第二次，再解一次气时，柴清娥却倒下去了。

装的，老东西多会装啊！打她！就有掰手指的，掐脖子的，揪头发的，拧大腿的，扭胳膊的，踢屁股的，

一 合 卷

乱箭齐发，趁势踏漏船，一人一个招式，都拿老东西的身体出气。

其实到这时候也没有多大气了，是在显示力量，是在发泄愉快，是在做给全村人看。

全村人确实在看。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还守着老规矩。冬天五点多钟正是黄昏时分，人们从四面八方回家，就看到了这一幕。

打架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刚走过来的并不感到奇怪，而且有几分窃喜。尧子营这个地方太偏僻了，至今没有柏油路通过来，一下雨路就不能走，深深的车辙汪着水，粘泥把鞋子从脚上沾下来，使自行车轱辘变粗而不能转，至于吉普车在四轮同时驱动的情况下，能否冲过泥泞，轿车是否需要抬起来恢复轿的本来面目，村民们就不大关心了，因为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鞋子和自行车。既然一下雨人们就被困住，人们就自愿不到外面去，就尽量在村里找乐子。打架实际上就是一种最刺激的乐子。打的人刺激，看的人同样刺激，被打的人更刺激。

而且打架以前还有长长的一段吵架、骂架。骂得非常脏，十分狠，极为妙，甚是美。有各种不同流派，不同的风格，是一部尚未正式出版的骂文学。骂到极至是

一合卷

唱着骂，手舞足蹈，声情并茂，谱成曲调，稍加润色，无论通俗歌曲，还是美声唱法，准能一炮打响，红得发紫。

所以后来的人兴致颇高，使劲往前挤。同时进一步窃喜，因为到现在招了这些人了，竟还没有人出来拉架，咱拉，咱拉。

拉架是最后一道工序。打到一定程度，就定然要出来人拉架。这跟城市不同，城市里有时围观流氓污辱妇女，而不敢上前拉开。农村不行，都是庄里乡亲，有个老理拘着，不能袖手旁观，到一定火候上，就得有人出面干涉。而且拉架也是一种参与，也很刺激，有一种权威感，一手托两家，调解纠纷，息事宁人，在庄众面前显得很伟大。

后来的人中很有几个人物，以为别人都制止不了，只等自己出来收拾残局呢。好了，我来了，借光，借光，让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人们就自动地给人物让开路，巴不得他出头呢。

但是人物僵住了，不吭声了，憋到嗓子眼儿的公允、光明、善意、客观的话不敢说出口，被噎回去了。

主持了一辈子公道，调解了一辈子纠纷，没想到现在不灵了。

他本人也不理解这股力量为什么这么大？是怎么传

一 合 卷

达到他的思维里，从而控制了他的行动的。

李想梅生得很白净，顺着眼，柔弱得走路用两手捂着小腹，弯着腰，抬起眼睛看人都显得很费力，对人笑也无力做得很充分，刚刚绽出一丝就赶紧收回去了。所以平时的李想梅并没有什么威风，也不引导人们产生什么联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庄稼女人。

现在她变了，好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灵魂附在她身上，眼睛睁得很大，脸充满了血，眉毛立起来了，嘴一上一下地使劲歪，露着牙齿，恨恨地咬着无物，两只胳膊很威风地挥舞着。那坚定的眼神，猛狠的动作，无比明确地向人们宣布：今天我是打定了！看你们谁敢拉架，谁敢阻止我？

人们就不敢拉架，不敢阻止。

人们第一次领略到这个女人的意志是不得不尊重的。越是这么厉害，这么狠，越必须尊重。因为一旦不尊重，这种厉害和狠就会反馈到自己身上来。人们的合理联想或曰逻辑推理十分地敏锐了。

人们虽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但心里已经与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动开了心眼，那就是怎么躲开他的算计，尽可能别惹着他。

这种惧怕和自我保护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攫住了每一个人的心，使他们失去起码的尊严和本来就不很

大的勇气，被迫作壁上观。

这个强有力的人物并没有到场，或者根本不在村上，但是他那胖胖的身驱，圆圆的大脸，却压在每个人的心上。考虑一切问题，做出一切行动，都得先看看这张大脸的意图。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是尧子营的主宰，人们怕他。他并不是每个人都伤害，相反他会给人办一些事情。顺我者昌，逆我者才亡。他有这个权力，他是支书。他有这个能力，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人们不敢逆着李丙章。柴清娥不就是逆着人家跟人家吵跟人家顶嘛，怎么样？躺平了。向上抛石头，留心自己的头。

眼里流出的鲜血洒在地上，头上揪下的花发踩在脚下。

柴清娥来了增援部队，她的女儿李燕粉和儿媳张香粉从那几个女人手中抢出她们的母亲。撕扯着乱打，高跟鞋掉了，褂子扯了，头发乱了，怀开了，露出了红毛衣。支书家的儿媳妇个个都有几分人材，匀红点翠，穿着入时，一招一式，打得很从容，在众人面前娇喘吁吁，十分可爱。高跟鞋被拣起来当了武器，武器又打飞了，不偏不倚挂在了一家的院门上，漆黑的院门左上角，便悬着一弯红色的月牙儿。

一合卷

二、钱弹

永年县纪委书记姜瑞峰郑重地对告状人李海恩说：“如果你所讲的情况属实，你就确实是冤了，我们一定给你做主，给你洗清冤枉！”

李海恩又要起来下跪，被老姜拦住了，说别跪了，你受了这么大冤屈，让人听了心里难受，该有人出来给你下跪才是。

李海恩说，姜书记，我一没钱，二没关系，只有到处给人下跪了。

他说现在这年头，没钱没人打不了官司。人家李丙章有钱有势，被告打成了原告。当时也怨我，我要是一声不吭，老婆子让人打瞎就打瞎吧，只当是自己不小心弄瞎的，害眼病害瞎的，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不就免受牢狱之灾了吗？可是但分有点血性的人，谁能忍下这口气！

我是他李丙章逼着才打官司的。我不知道打官司得花钱，得有人？知道。所以咱不想告官，想调和调和私了算了。我把前后两院本家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商量怎么和解。可是人家那一方根本就不来人。我又叫本家的一个兄弟去说和，条件也不高，先向我们赔个不是道个歉，再到医院看看柴清娥的伤，给负担了医疗费，这就

结了。从此谁也不记恨谁，两好并一好。

我觉得这个条件李丙章会接受。他也不是傻子，这个事闹腾起来对他有什么好处？花钱不说，起码有损自己的威信吧？

可是哪里知道，人家根本就不尿你，说我宁可打官司花上十万二十万，也不给你李海恩一分钱！瞧瞧多恶毒！人家觉得这才有威风，这才能镇住一方百姓。不是丢人的事，是露脸显势的大好机会。

我一想，罢了，你不给我活路，我就跟你拼了，你能拿钱买通一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你能把这一道线上的干部都买通了？这一道线上就没有一个好干部？我绝不相信。你有钱，我有理，咱们看看到底谁能赢？我豁出去了！

五十出头的李海恩，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说一个重要关口。他得折腾一下了，他很兴奋。

他站在屋地上抖落了一下身子，就像牲口抖落毛一样，觉得精神很焕发。

象压缩饼干一样干瘦矮小的身驱也同样如压缩饼干般积蓄着更多的能量。树皮老脸上两只超比例大眼如深潭一般放射着光波。这双年轻的眼睛与花白的头发、粗糙的面皮相比显得很不相称。

他觉得自己还行。杀了杀腰，踢了踢腿。还行。